

翻译的美学研究

赵 睿◎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翻译的美学研究

赵睿◎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全书以翻译审美研究为基本取向,以语言审美及语际转换的审美理论需要为目标,对中西美学理论进行了扫描分析,强调“翻译为体,美学为用”的原则,为翻译美学把稳了大方向。本书紧紧抓住语言审美这一翻译审美的基点,从文字结构、语音结构、词和词句层面、语段和篇章层面以及超语言层级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美进行了层层扫描和分析。这种从“实”入手、从感性入手的方法,保证了翻译美学理论学习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便于读者和研究者从对语言的感性认识出发,全方位理解和感受语言之美,并逐渐进入理性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审美观。同时,本书还明确地把价值论引入语言审美和翻译审美的讨论中,这对于形成正确的语际语言观、语际语言审美观和语际审美转换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美学研究/赵睿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682-5120-4

I. ①翻… II. ①赵… III. ①翻译—美学—研究 IV. ①H05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3728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68914775(总编室)

(010)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2

字 数/228千字

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00元

责任编辑/龙 微

文案编辑/龙 微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对于翻译教学来说，审美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翻译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就是要传授翻译美学理论知识，并通过翻译实践来实现其理论的价值。把原文和译者作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置于翻译这一审美关系中后，原文从没有生命的文本变成了充满情趣的审美对象，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则因为审美态度的形成摆脱了单一被动的翻译心态，从而激发起翻译热情和创造力。

近些年来，如何提高翻译质量一直是个热点话题，从提高译者双语水平和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到规范翻译职业道德，讨论的焦点大都在译者应该做什么或怎样去做。德国诗人席勒在其名著《美育书简》中曾断言：“从感觉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只有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才能完成。……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所谓“审美的人”，就是具有审美意识、审美能力，能够进行审美活动的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成为一个“翻译审美的人”，才会获得翻译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的投入，梁启超认为，“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教学应该是一种语言艺术教学，不能变成纯粹的职业培训，翻译也绝不应成为一种纯粹功利性的活动。语言的人文性质注定了任何类型的文本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择善从优的艺术考量，因而必定具有“职业培训”和“功利性”之外的更为本质的特征。只有当译者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和翻译的文本产生了浓厚的审美兴趣，从中发现了文化审美价值，继而对其倾注了审美情感，他才不会仅仅把翻译工作当作一种谋生之道，而是作为一项毕生事业来倾情打造。翻译美学作为从美学视角观照翻译的学科，在加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方面大有作为。

全书以翻译审美研究为基本取向，以语言审美及语际转换的审美理论需要为目标，对中西美学理论进行了扫描分析，强调“翻译为体，美学为用”的原则，为翻译美学把稳了大方向。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读者特别关注：

1. 将语言审美作为贯穿翻译美学理论的基线、主线

本书紧紧抓住语言审美这一翻译审美的基点,从文字结构、语音结构、词和词句层面、语段和篇章层面以及超语言层级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美进行了层层扫描和分析。这种从“实”入手、从感性入手的方法,保证了翻译美学理论学习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便于读者和研究者从对语言的感性认识出发,全方位理解和感受语言之美,并逐渐进入理性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审美观。

2. 关注语言审美和翻译审美的价值观

价值是一种关系,是客体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言的,因此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同时,价值又是一个系统,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涉。审美客体客观存在的美必须通过审美主体的观察、了解、分析、体验、感悟、追问、解释和建构才能够表现其价值,这种价值因审美主体需要的不同而不同。本书明确地把价值观论引入语言审美和翻译审美的讨论中,这对于形成正确的语际语言观、语际语言审美观和语际审美转换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3. 坚持描写主义理论原则

本书坚持了理论阐释的描写主义原则,尽量不开处方,不定规则,而是以求实态度直面语言现实,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思考途径和操作策略。翻译审美始于语言审美,成于审美表现,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又集中于择善从优的审美经验与判断上,而经验与判断是否准确可靠,并没有铁板一块的规定可言,只能靠最接近语言美的现实描写来确认和论证。因此,翻译美学理论体系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翻译实践还在继续,翻译审美就必然相伴相随,翻译美学研究也就会面临源源不断的新课题。

以上对本书要旨的介绍只是笔者择要而述,要真正领悟其中奥妙,还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地品读,慢慢地感悟。

著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翻译的科学性研究·····	1
第一节 翻译的科学性概论·····	1
第二节 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	3
第三节 翻译思维形态的科学性·····	8
第二章 翻译的艺术性研究·····	10
第一节 翻译的艺术性概论·····	10
第二节 翻译艺术的一般特征·····	13
第三章 译学中的美学渊源探寻·····	26
第一节 译学中的美学渊源概论·····	26
第二节 西方译论发展概略·····	29
第三节 西方译论发展的特点·····	35
第四节 美学对中国译论的意义·····	37
第五节 中国传统的文质统一调和论·····	37
第六节 中国传统译论与其他美学·····	40
第七节 中国传统译论思想及其美学方法·····	47
第四章 翻译审美中的客体研究·····	50
第一节 翻译审美中的客体概论·····	50
第二节 翻译中的形式系统·····	52
第三节 翻译中的非形式系统·····	83

第五章 翻译审美中的主体研究..... 100

第一节 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制约 100

第二节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103

第六章 翻译审美中的意识系统研究..... 118

第一节 翻译审美的心理运作 119

第二节 翻译审美的认知过程 123

第三节 翻译审美中的想象 124

第四节 翻译审美的再现规律 128

第五节 翻译审美中的移情 132

第七章 翻译在艺术创造中的层级研究..... 144

第一节 翻译审美中的基础层级 145

第二节 应用翻译的审美思考 163

第八章 文学翻译的综合艺术层级研究..... 166

第一节 文学美和文学翻译 166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审美内涵 175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审美图式 183

第四节 文学翻译的审美再现 184

参考文献..... 186

第一章 翻译的科学性研究

第一节 翻译的科学性概论

一、翻译的争论

翻译(翻译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引起这一论争的原因,大抵有三:

其一,是历来对“翻译”一词的界定模糊不清,这个词的涵盖面过于宽泛。“翻译”一般指翻译实务、翻译实践及翻译活动或过程。有时,“翻译”也指职业或职务,中国古代称之为“象胥”。在欧洲,“翻译”还指一种服务行业,古代的“翻译”是沟通希腊语、拉丁语和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的一种近乎匠人(craftsman)的行会行业,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Renaissance, c1350—c1650)前的中部意大利古城佛罗伦萨(Florence)。大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翻译”又常与“翻译学”(translatology 或 translation studies)混为一谈。这三种概念内涵有近于技艺者,有近于科学者,语义交叉流变,言者、听者各取其义,亦难辨其意。

其二,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对翻译的属性分析过于简单、片面,流于非此即彼或以偏概全。简单化的分析往往从分析者对翻译的直感或个人的有限经验出发,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和分类,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视为互不相关甚至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

其实,事物越复杂,越需要作综合的考察,概其全貌,不能忽视在概其全貌的综合考察中,推导出什么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什么是事物处于第二位的属性。就翻译而言,如果对之作全面的考察,就可以明白:翻译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它既是一种经验科学,又是艺术的交流或传播。其中科学性是其基本属性,艺术性是它的第二位的属性,也就是说,科学性占主导地位,是翻译学的核心。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翻译学的本质属性。翻译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

其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导致“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论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人类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本质认识,只可能随着科学的

发展历史渐进,逐步加深,不可能一蹴而就。翻译始自远古,但直至 19 世纪下半期(以瑞士语言学家 Saussure 的研究为起点)现代语言学兴起之时,翻译研究者才有可能借助语言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理论,认识翻译实践的实质。翻译属于人类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这种高层次的转换活动如果要想保证质量和效率,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语际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er)最基本的科学规律是对“意义”(meaning)及其表现“形式”(form)的研究。就翻译而言,“艺术灵感和艺术运作”只有在符合科学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称为“有意义的活动”(meaningful activity),“艺术价值”只有在符合科学原则的美学分析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估和认定。这里所说的“科学规律”和“科学原则”就是指语际转换中关于意义的主轴作用(基础和依据)意义在转换中的形式(表述方式)以及语言的交际功能如何支配或调节意义在话语中的表述方式。因此,可以说,翻译的科学运作不能脱离语言科学运作的作用链。

翻译是语际的言语交际活动,显然不可能不受制于言语交际的基本运作规律。这些规律是:

第一,意义是言语交际活动的基础。

第二,意义永远担负一定的交际目的。

第三,交际目的决定意义表述的形式。

第四,经过功能调节的语言形式是探究意义的物质依据。

可见,翻译与意义密切相连,与决定意义表现形式的功能相连,特别是与意义的最后体现者原语形式相连。原语形式是翻译运作的物质依据,但把握这个物质依据的目的则是发掘和把握原语意义的全部内涵。翻译不同于一般文艺创作,它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实体”(the verbal substantiality, Roman Jakobson, 1965),因而基本上排斥主观臆想、排斥不符合那个“存在实体”的客观实际的“情思独运”。翻译学属于“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范畴,是“宏观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而以科学性为基本属性,翻译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失去科学性的、华则华矣的翻译艺术和理论,回避意义或否认意义的理论,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这是首先要说明的,也是应当首先树立的基本观念。

二、翻译科学的可论证性

为了更清楚、更透彻地理解这一基本观念,下面就翻译的科学性做进一步的阐述。

事物的科学性,表现为其“可论证性”(verifiability)。翻译科学的可论证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翻译运作的“存在实体”即原语(source language, SL)具有不以人的主观臆想为转移的语义内涵(semantic content), 即上面所说的意义(meaning), 而意义是一个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存在实体。

第二, 翻译运作主要凭借抽象思维, 辅之以形象思维, 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科学思维”, 而不是“艺术思维”; 艺术思维只涉及翻译审美。

第三, 翻译学作为经验科学必须受制于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可行性与实效性的标准。

三、翻译科学性的基础: 双语所指的基本同一

译语(target language, TL)与原语(SL)所指(signified)的基本同一(basically identical), 指双语对同一概念的命名虽然各异, 但这个概念所指的外部世界中的实体(物体、现象、状态、性质、过程等)是基本一致的, 这个“基本一致”既表现为二项分析中的基本一致(词基本对应于事物), 也表现为三项分析中的基本一致(词基本对应于概念命名, 概念命名基本对应于事物)。

翻译是科学, 因为译者不能主观臆造, 他在语际转换中所使用的 TL(词、句)所代表的概念, 必须与原作者在 SL(词、句)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 而概念的相对一致则是以所指的相对一致为“实在的”依据(substantive basis)。概念必须赋形于“命名”, “命名”是概念的载体, 它只是一个代表所指的符号(sign), 叫作能指(signifier)。多个符号的语义、语法、语音、逻辑配列式, 称为“语符列”, 就是人类的语言。可见,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上述四个方面(dimensions)。翻译担负的语际转换任务, 涉及不同符号系统(SL及 TL)在语义、语法、语音、逻辑四个方面的转换过程, 而以语义对应转换为核心。可见, 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它必须依仗科学的方法论; 而且语际转换本身, 就是一项科学任务, 是一个涉及以上四个方面转换的复杂的科学加工过程(scientific processing)。由于意义是人类语言中最复杂的现象, 论证要从意义层面做起。

第二节 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

翻译首先是一门科学, 它的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equivalent transferring of meaning)。但是意义问题非常复杂, 要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 必须对其进行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

一、意义的多维性

如上所述,意义是一个多维的实体。在翻译的实际活动中,意义的对应转换远远不止从“苹果”到“apple”(或反之)这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符号所能承载的意义多维性。意义的多维性使翻译中的词义辨析大大复杂化,也使翻译活动大大复杂化,要求我们进行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

二、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及其模糊性(fuzziness)

“概念”(concept)是语义的基础,是人的头脑对“所指”的反应,并由此分析出其特有属性而定的命名。在一般情况下,“所指”由概念命名所指代(如“苹果”指代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人们称之为“苹果”或“apple”的水果)。这时的意义人们名曰“所指意义”,或叫作“基本意义”(本义)。但是,就语际转换而言,“所指意义”所提供的“所指”很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或特征。例如英语的“crouch”(蹲下)出现在原语中时的“所指”至少指三种各具特征的姿态。在原语作者心目中究竟指哪一种姿态,就这个词本身来判断是无法达到准确转换的目的的,也就是说,“概念意义”具有模糊性。

由于 crouch 指三种可能的姿态,因此,当这个词单独出现时,它的“概念意义”具有“模糊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消除它的模糊性,来确定我们的措辞呢?一切取决于语境中的“用”。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中加以探讨。

“概念意义”在本体结构层内可以实现意义转移。转移正是概念意义模糊性的一种表现。

转移之一是“引申意义”(extended meaning 或 extension)。“引申意义”是对概念意义的推衍。例如“节”的概念意义是“竹节”。但在“节奏”中,“节”已被推衍为“拍节”,由视觉形象转移到了听觉形象。

转移之二是“联想意义”(即“关联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 或 association)。“联想意义”是以经验为依据对所指的推衍,可以由具象素质联想到抽象素质,反之亦然。例如,人们可以经 rose 联想到 woman、sweet-heart,也可以联想到 beauty 或 love 等。

转移之三是“形象意义”(figurative meaning)。“形象意义”通常产生于比喻。“比喻”就是“以彼物比此物”(朱熹《诗集传》),如“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彼物”是“浮云”),又如 rekindled love 可以译为“旧情复萌”,也可以译为“死灰复燃的爱”,若论哪个表达了“形象意义”,则后译优于前译。“形象意义”与形象思维相连,忽略“形象意义”,显然有损于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转移之四是“含蓄意义”(connotation)或“内涵意义”。“含蓄意义”通常具有感情上的(affective)或情绪上的(emotive)内涵,与所指的(referential)或认知的(cog-

nitive)因素相对,而感情或情绪往往与说话者的态度有关,因此“含蓄意义”可以称为“态度意义”(attitudinal meaning)。最常见的“含蓄意义”是词句的褒贬、讽刺、嘲笑、愤怒、幽默等。准确掌握 SL 的含义对恰如其分的表达 TL 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各维度的意义都是“概念意义”在意义的本体结构层向各个维度不同性质的转移。转移使翻译中词义辨析的任务大大复杂化。

三、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及其延伸性(extensibility)

为了确定概念意义,消除它的模糊性,必须把握词语的“语境意义”。例如上述 crouch 的三种意思,可以依据它在以下句子中所处的情景来确定,看看词在句中是怎么用的。

(1)The cat crouched, ready to spring at the bird.

只可能是:猫儿弓下身子,准备扑向小鸟。

(2)He crouched down to stroke the dog.

只可能是:他蹲了下来,抚摸着小狗。

(3)Breathing hard, he crouched fully down to the ground and his face turned pale.

只可能是:他蹲坐下来,脸色苍白,呼吸很急促。

可见,语境对确定所指(概念意义的特征)和微观词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确定译语的准确表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用”(use),而语境中的所谓“用”可以具有很大的延伸性,即指小至词语搭配(collocation)、上下文(context)、语段(text 或 larger context),大至社会情景(social setting,即 situation)等语言所处的具体环境。由于语言环境通常涉及文化,所以语境中的“用”也常常含有或衍生出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

四、功能意义(functional meaning)及其多样性(diversification)

语言的“功能意义”是使用语言交流中的人为了交际赋予语言以下三种功能性的附加意义:

其一是“形式意义”,指语言表观上或结构形式(form of structure)上的意义,包括从文字结构(如“森”“淼”)到语句形式结构(如 Caesar 的名句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所含的意义。语句形式也包括语序。

其二是“交流意义”(communicative meaning),指交际中的人为了达到其预定的交流目的为语言注入的意义,其中包括种种交际及交感(communicative and phatic)手段,如语言等级(speech level,指正式语、非正式语等)、语域(register)、修辞手段(rhetorical devices,包括比喻、婉言、倒装等)。

其三是“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指一切有异于常规(deviate from norms)的语言手段所含有的意义。语言由于具有这种意义而显现或隐现出某种独特的素质,包括个人言语(idiolect)、群体言语(如 Black English)、行业或专业言语、方言等。这是意义在功能结构层的“附加”(attachment)。

五、意义的结构层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要求出发,把 SL 意义这个“存在的实体”分为三个结构层级,每一个结构层级都包含几个维度的意义,它们是意义能动的(dynamic)转移、延伸或附加。

意义是一个多维结构,这一事实决定了翻译的科学性及翻译运作的复杂性。为了科学地完成双语间意义转换的任务,必须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把握以上多维的意义内涵,稍有差池,就会功亏一篑!

六、功能调节意义表现的形式

对待意义与形式的关系,必须坚持科学的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扬弃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观。这是我们认为翻译是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1. 意义表现为形式时的特指性(specificity 或 specificity)

意义决定形式,意义受制于“用”的另一个层面。特定的意义必然处在特定的语境中,语言中最小的语境就是搭配,由搭配扩及上下文。

孤立的词是没有稳定的意义的,只有进入至少是搭配的语境中,意义才能稳定化(stabilization)。例如,辞典中的 power 有很多词义。词义虽多, power 作为孤立的词,却没有稳定的词义。只有当 power 进入如下搭配中,才能排除其模糊性而具有稳定、明确的词义: power plant→发电厂, power politics→强权政治, power series→幂级数,等等。汉语也是如此。“解渴”中的“解”是 quench(to quench one's thirst),“和解”中的“解”是 resolve(to resolve a dispute),“解闷”中的“解”是 get rid of(to get rid of boredom),等等。可见,意义赋形于词语时,起决定作用的是语境。因此,形式也可以说是意义的语境化表述式(contextualised presentation)。

句子的形式也是由话语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决定的;特定的意义处在特定的句式中。例如,“太阳”“老头”和“晒”三个概念的聚合形式取决于说话者(the speaker)头脑中的意义及意义的结构式:

(1)关注中心在“老头”的行为:

老头晒太阳。(The old man was bathing himself in the sun.)

(2)关注中心在“太阳”的运转情况:

太阳晒(着)老头(了)。(The sun was shining on the old man now.)

(3)关注中心是关于“晒”的事实描述:

晒太阳(的是)老头(吗)? (Was it the old man who was bathing himself in the sun?)

2. 意义表现为形式时的灵活性(dynamicness)

语境的变化是无穷尽的,因此意义表述的形式也是无穷尽的。翻译的任务是见微知“义”。

语境有语内语境(intralingual context)。语内语境就是语言中的词、词组、句、句段、语段及篇章等不同层级的上下文。上下文的变化(包括语序)是无穷尽的。

语境还有语外语境(extralingual context)。语外语境指不同的交流情景、社会环境、言语对象等。这一切都是变化无穷的。

语内语境与语外语境无穷尽的变化使意义表达形式也处在无穷尽的变化中。形式随语境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必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必须恪守“言以适境”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正是翻译美学赖以立足的科学原则之一。

至此,我们得到的推论是:形式实际上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能动性,我们必须从变化的形式中探究变化了的意义。对于韩非(约前280—前233)所谓“取情而去貌”(《解老》)之说,我们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很多情况下也需要“依貌取情”。以语内语境为例:

customer-friendly→对顾客友好的(销售政策)

friendly customer→友好的顾客

drying finger→正在发干的手指

finger-drying→(理发师的)手指定型法

3. 意义表现为形式时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意义在“用”中表现为形式的随机性很大,这是因为“用”给意义带上了意向,“意向”的随机性很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语用中的意向决定形式,意向赋形为形式。

意向一般含蕴在意义中,表现集中于句子一级,“句”是意向的基本层级。句子也是翻译审美的关键层级。人的意向变幻莫测,句子因而形式纷呈,成为翻译审美中的一大任务。

七、翻译学对待意义与形式的科学态度

以上论证了意义与形式的相互关系:意义决定形式及形式的变异,形式反映意义的一个或几个维度及意义的附加。而这一决定论(determination)和反映论(representation)的核心则是功能观。

第一,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交流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意义参与的语言基本功能,称为概念功能。

第二,概念功能根据交际原则调节语言形式(交际功能),交际原则既注重意义(语义信息)以及在话语交际中意义的变化,又注重随意义变化而改变的形式,即意义决定形式,组织话语,称为话语功能。

第三,注重语境(语内语境、语外语境)对语言功能(概念功能、交际功能、话语功能)实施中的调节作用。无论是在对 SL 的理解还是在 TL 的表达过程中语境调节(即语用机制 pragmatic mechanism)都是使翻译成为科学活动而不是主观臆想的必要手段。

第四,科学的翻译方法论既反对不顾意义(概念)制约的形式主义机械论(mechanicalism),又反对不顾形式制约的主观主义随机论(randomness)。

综上,主旨在论证翻译的科学性。我们先从意义的综合结构出发,兼及意义与形式的关系,再及意义依赖形式表述时功能的调节作用。总而言之,翻译的科学运作在于:科学地分析意义,科学地处理形式,科学地体现功能。

第三节 翻译思维形态的科学性

人类思维活动分为三种形态: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直观动作思维指主要依仗动作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指主要依仗事物表现形象的思维活动,抽象思维指以语言为工具、运用逻辑形式来进行的思维活动。翻译是一种以抽象思维为主的语际转换活动。

但是以抽象思维活动为主的翻译,不同于一般语言活动。翻译是一种以复杂的、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主的语际转换活动。

一、翻译思维的科学性之一:翻译分析必须重概念、判断与推理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随机论翻译观,坚持翻译的科学方法论,除了基于对意义的科学分析外,还基于对翻译思维的科学认识。

翻译排斥主观随意性,因为翻译重概念、判断与推理。

重概念指翻译过程的主要特征是运用概念进行复杂、高级的逻辑思维,以便做出判断和推理,获得对 SL 的认知(cognition),即知性理解。重概念还指译者必须对其工作语言(SL 和 TL)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双语的语法结构、表现法特征等),对 SL 所涉及的题材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所论及的问题、描述的对象、作者所持的观点等)。总之,概念与认识紧密相连。此外,概念还有一个水平和素质问题,翻

译思维要求概念明确、清晰,不止于表面现象。

重判断与推理指翻译过程步步离不开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与综合,包括词语意义的分析与综合、语法结构的分析与综合、文体修辞的分析与综合、文化信息的分析与综合以及对作品(SL)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与综合。总之,翻译的理解过程,也就是如何运用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知性理解。

二、翻译思维的科学性之二:语言表达必须灵活切意

翻译思维虽然应当力求严谨,主要表现为在对 SL 进行理解时重概念、判断与推理,也就是说,反对主观主义的随意性。但这只是翻译思维科学性的一面。

就翻译思维整体而言,我们说翻译首先是一门科学,但还有与上一节的论点并重的另一面,即语言表现的灵活性,其宗旨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机械论。

我们强调表现上的灵活性,是不是违反翻译的科学性呢?

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翻译科学认为,语言和思维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借助于语言来实现。这个辩证关系已为现代心理语言学所证实。就翻译科学而言,译者依仗分析与综合,运用概念判断与推理获得对 SL 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外化为 TL 表述。

翻译思维的全过程,正是译者运用具有概括性和间接性的符号系统(SL 和 TL),根据 SL 的语义和语法信息,进入 SL 概念网络结构,经过分析与综合,激发为 TL 语词,又经过选择,进入 TL 句子转换与 TL 句段组合,从而外化为结构规范化及表现艺术化的 TL 译文。可见,翻译中的语言表现(TL 表述任务)也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语言表现是翻译思维科学性的组成部分。

同时,翻译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迄今为止,人类所发展的经验科学都无不经受实践(包括审美实践)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的检验,不经受检验的“超验科学”是不存在的,经验科学也不例外。

同样,迄今为止,我们所发展的翻译理论都是描写性的理论,不是规定性的理论。描写性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基于交流中的事实,交流中的事实被社会认同,广而积之,就成为理论加工的“原料”,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就具有较强的准确性、可行性和实效性。理论的系统化是学科的基础,也是科学的保证。从严复(1853—1921)与马建忠(1840—1900)提出具有近代翻译思想的理论主张以来的百余年中,中国翻译界所做的,正是齐心协力打造翻译学有科学保证的学科基础。

迄今为止,翻译理论家所做的工作,就是用“基于交流中的事实”的理论描写,一步步地推进翻译学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为翻译学这门经验科学,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

第二章 翻译的艺术性研究

分析和了解翻译的科学性，为我们分析和了解翻译的艺术性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本章探讨的是翻译的艺术性，但探讨必须在对前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对翻译科学性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对翻译的实质(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有一个准确的了解，不可能真正把握翻译艺术性的基本特征，不可能把握以科学的途径获得翻译艺术性的基本手段。

第一节 翻译的艺术性概论

为了认识翻译的艺术特征，我们还必须从语言艺术这个较大的视角进行概述。因此，有必要从体现语言艺术表现力的诸多基本特征谈起，因为翻译的艺术表现基本上离不开这些特征。

一、语言艺术的一般特征

语言艺术的目的就是创造艺术语言，用艺术化了的语言去表现作者的意念、思想或审美立意，我们称之为“主题”(theme)。没有意念、思想或审美立意的艺术就是所谓“形式主义”(formalism)的艺术。

人类社会有许多交际手段或方式，如手语、表情、信号等。这些都是“符号系统”(sign systems)。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交际的“符号系统”，充当人类社会交际最基本的手段。陈述思想，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但是艺术语言与一般的语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艺术语言高于陈述语言(stative language)。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所谓达意(传递思想)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传递人类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陈述”(state)，陈词述之，只涉及语言的基本规范(不要错用词、句)和说话的内容(避免“词不达意”)。但是艺术语言高于语言这个基本功能。艺术化了的语言不仅关注文辞的规范性和思维的内容，关注“说什么”(what)，而且关注“如何说”(how)，即如何陈述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这个